

# 阿井扳大船

□阿井

说阿井扳大船，这是我想偷懒少写几个字说说而已，细细交待起来是要有一大通的话才可以说明白的。扳大船不是一个人可以干的事。

渔民捕鱼张网是顺着季节的，就和农民一样。社会和自然的东西就是奇，天地万物都有联系、有规律。所以阿井在沙滩扳大船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要干并且可以干的活，他得辛苦地追着天体轮回在潮涨潮落之间事工或休养。

渔村里人气最旺的要算农历六七月。那时候渔船拢岸要进行一年一度的大修小补。沙滩上，船头冲着吞口整整齐齐排满了，劳动号子此起彼伏。

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候，几经战斗浪的渔船才会像大战过后的将军们，褪去军袍，裸出前胸后背让你见一眼枪伤一样，让你一睹大海在他身上落下的青痕——船底龙骨上有浓绿的青苔和吸附在船板的藤壶。

渔村的大船非特殊情形是绝不会让外人轻易见底的，除非折羽而归，除非阵亡在大

海。我在这里说“阵亡”立刻就有一种仿佛的自我亵渎般的搓揉心灵的疼痛，因为那个时候，一定是一个悲壮而伤痛的故事。

苦的东西可以多吃，苦的事还是不要多说的。

在待修和完工的渔船里年年都会有一艘特别养眼的。这艘船一定是大木阿井亲手打造的。在历经无数道繁复的工序之后，一根一根凝聚着几十年、上百年来大地精气的树木，铆是铆钉是钉地结合成一艘船，如同鱼肉蟹膏喂养的渔家少年终于出落成英俊的小伙，期待着到大海里一试身手。

大船下水在渔村是一件大事，也是营造节日般盛况的由头。本来打造新船是没有扳船这道工序的，只有正在修的船，为了将船底龙骨两边加固补正一番，才有必要将船侧翻过来，甚至船底仰面见人的。

但阿井之所以成为名人，也真是在于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在他看来，扳船就是船最好的广而告之，好比好汉孤身独斗一群无赖，先来个石板地上就地翻飞，落脚之处尘扬石

裂，硬生生地告诉你，老子的肉身结实实地连在石上翻滚都不怕，还怕你几下花拳绣腿？

扳船是小事。大事就要有担纲策划指挥的人。这个人往往也是阿井。傍晚，阳光温和，落日浮在海上，余晖如万道金光投射到云层，便幻化出橘红、紫褐、金黄……万千颜色，勾勒出金钩、玉马……无数物像。这样的情色会让渔家男儿生出万般柔情，直把新船当作自己的新娘一样对待。所谓粗中有细才好干大事。

袅袅炊烟升起的时候，男人们才会陆续聚集到沙滩上，而女人们则早早地等候在滩头或临海住宅的屋檐下、山墙外，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悬崖上，便会有叫得出名儿和猜不透脾性的鸟，扑楞楞成群盘旋。在这样的氛围里，小孩子们莫名其妙兴奋起来，从这艘船跳到那艘船……

将手臂粗的三道麻绳等距离系在船的大帮柱上，紧了紧裤带，男人们分成三队顺着缆绳一字站稳。渔村的名人出场远非当今的所谓明星能够匹敌。阿井一跳，双手就搭上了船舷，单脚一点，船帮上烙下一个脚印，身

体一纵，人已经上了甲板。阿井夏天穿衣不系纽扣，身上的凉衣纱衫在海风里飞扬起来，就像古战场上的一面旌旗。

“阿将里格罗嗨！”苍劲悠扬的声音在吞口回荡，阿井吼出亘古不变的渔民号子。“嗨呀呀喽呵……”缆绳在男人们的和声中开始绷紧，连同男人的手臂和手臂上的青筋；麻绳的棕毛一根根竖起来，就像渔家男儿的毛发。“阿将里嘎嘎啊！”阿井就是乐队的指挥，张开双臂往前一推，再次发出号令，“嗨呀呀喽呵”船在号子声中动起来。阿井扯开嗓子，涨红着脸：“柯鱼老大走拢来啊，多人（指三副）加上火将娃（指船上的伙夫）呀，齐心协力劲道大嗨，顺风顺水鱼满舱呵……”船在渔民号子里缓缓侧转过来，就像渔家男儿休闲时在舱板上就地一躺，拢着身子将后背留给渔嫂村姑们评说。

夕阳就要投入大海怀抱的时候，月的影子也到了头顶。日月同辉的场景只有在没有一丝尘埃的如渔家人心灵一样纯洁的天空才能看得到。

# 无声之声

□沙滩

四季以什么声音出现在你的感官神经中，就说明你对这个季节的态度如何。好比一个人如果自信起来，精气神都会爆棚，就连说话也会充满诗意和幽默。同样，一个人对四季充满感和想像，那么，一定对四季中的声音了然于胸。

但是，每个人对声音的敏感程度不同，自然的、人工的、自然与人工合成的……自然的，如蛙鸣、蝉鸣、犬吠等等；人工制造出来的，如汽车的喇叭声、拆迁的轰鸣声、小贩的叫喊声等等；自然与人工合成的，如音乐、钟声……

一直以为，自己对文字的敏感远大于对声音的敏感。理由是声音的传递通过振动，而文字的传播通过书写。振动有时无法把控，而书写可以把控。大江大河的奔腾咆哮，大风大雨的呼啸倾倒，大钟大吕的鸣奏清幽，声音呈现的固有规律，让我们惊叹声音的千变万化和存在于广袤空间的无穷魅力，这就是我们通过耳朵感受到的振动带来的置身于声音世界的震撼。无他，如雷贯耳而已。

四季的变化，首先通过声音来完成季节的转换。春季随着蛙鸣，万物复苏；夏季随着蝉鸣，万物生长；秋季随着惊雷大地，万物收获；冬季随着滴水成冰，万物蛰伏。

老子《道德经》这样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至善至美至大至上的音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绵长且无声，入耳且倾倒，和谐且天籁。听有声之声，人人都会，人人都懂。听无声之声，可并不是人人都会，人人都懂了。

小草钻出土壤的声音，你可曾听到？汗水涌出肌肤的声音，你可曾听到？落叶离开树木的声音，你可曾听到？雪花飘飞的声音，你可曾听到？如果听不到，并不代表这些声音不存在，只是人的耳朵存在听觉盲区。盲区的可怕之处在于偏见，对于声音的一种有声与无声的偏见，觉得只有听得到声音才能体验到声音的轻柔，声音的铿锵，声音的旋律。而无声并不是真正的无声，只是声音的另一种存在，是声音的最高级形态。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听不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心脏跳动的声音，胃酸蠕动的声音，关节摩擦的声音，可恰恰是这些声音，支撑起人的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同样，正是那些我们在生活中听不到的声音，支撑起大自然的四季，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才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触手可及，却又于无声处。

其实，想听到平时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的方法很简单，简单的只需一个动作，俯下身去，尽量贴近大地，尽量匀呼吸，尽量排除杂念，声音就会由远到近，由轻到响，由少到多，汇聚起来，声音的世界，丰富而立体，空灵而明晰，辽阔而无边。

高僧面壁数年，苦思冥想，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无声之声醍醐灌顶，豁然顿悟，打通天界与凡间的未知通道，传递无声之声宏观与微观世界真实存在的自然密码，开启人生之旅无限宽广的求知欲望，就像那近乎无声扇动翅膀的蝴蝶，掀起一场风暴穿越大洋，横贯天地。

无声之力量，有时也会接近疯狂的边缘，如果没有理性的智慧，将几近疯狂的声音拉回理性的高度，终将演变成击穿一切事物的无形子弹，在天地之间。

如果你是一个天生聋哑人，既听不到声音，又发不出声音，这个世界对你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灾难，也许意味着幸运，也许意味着你要坚强到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与苦难，到达至臻至美的境界，那时，无声的世界对你来说，并非寂静如水，而是充盈着千变万化的声音。

无声之声，犹如诗歌，一落笔，便绝唱。无声之声，犹如华裳，一着身，便惊艳。无声之声，犹如大鹏，一扶摇，便九天。

# 安放在大地上的河流

□石泽丰

上苍总是要把一些河流安放在人类的身边，即使河流要绕再多的弯，赴再长的征程，上苍也要让它做到，途经村庄，途经人类居住的地方。

仔细一想，这似乎是给了我们一个暗示：河流的存在，并非只为了流淌，而是要哺育人类，哺育着世间的物种。

带着这样的命题去回忆老家的那条河流，当年的河水，如今显得格外清晰。河是泥巴河，河床里长有青青的水草，鱼儿摆动着尾巴，快乐地往来游弋，小虾猛然从水草中窜出，稍顷，又窜进水草丛中。此情此景，在我童年的生活里，镌刻得如此有棱有角，并且装在了我的生命之中。就是这河，它以清冽甘甜的水，哺育着两岸的生灵，让物种一代一代延续下去。那时候，全村人的饮用水，都是年轻人从这里担回家，倒在水缸里，备着烧饭炒菜。

河流的存在，让人们止步过。如果没有一座桥，两岸的交往是何等的不便。他们只得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乘船过河，最终形成一个固定的渡口。时至今日，在我身边，内河渡口依旧屡见不鲜。因工作原因，我采访过一次义渡工。他手拿一根竹篙，撑着船只，渡着来往的行人。问到为何义务摆渡，他淡淡地说，只为方便村人安全过河。这是这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三十年义务坚守这个岗位的原因。在等人的间隙，老人站在船上，望着流逝的河水，目光有些呆滞。

平时河面不宽，河水也不算太深。河底的沙石粒清晰可见。在不远处，一艘采沙船停靠在那里，运输带没在水中。看到如此温驯的河水，我倍感亲切，我的生命里有过故乡母亲河的影子，我的血脉里有着河水流淌。听说这两岸的人们，千百年来，他们也是在这条河里取水饮用。此刻，我坚信他们对这条河流的感受，也都如我一般。

事情总是有它的玄机，总是暗藏着一些我们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去接受的事实，这条河流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不知道在它过去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位老人，在接受我采访时，把自己经历过的悲伤，用早已风干成的一种平和语气，如剥笋衣般向我诉说来。

谁都不会相信，在这条河里，竟然发生过两次沉船事故，两次都是全船覆没，没有一个活着上岸。听说老人的哥哥和女儿都在遇难者之中。

我注视着河水，顷刻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半晌，老人指着那艘采沙船对我说，好多年了，它一直在这条河里作业，原本平坦的河床，如今被开采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危险随时会袭来。说这话时，一丝惊恐再次掠过老人的眼神。在清清的河水下，这些巨大的深坑如一个个饥饿的胃囊，有的深不见底。

在物质利益的面前，人们总是以自以为是的正确追求，破坏自然，最终换来的是让生命承受着无边的巨痛。

安放在大地上的河流，默默中，不知该如何去忍受。

# 荷花村，荷花池荷花开

□力女

夏日的夜晚，一轮圆月冉冉升起，我趁着月光漫步来到六横岛荷花村公园。

村公园中央重新挖了一口圆形的大池塘，池塘正中心用石块搭建了一座假山，池塘里养了鱼儿，种植了荷花。村子里老一辈人回忆说，旧时村中有一荷花池，因此这里被称为荷花村。但由于池塘没有及时得到疏理，池中污泥淤积，到了农业合作化时代，村民们干脆将荷花池填了，改成水稻田种水稻，后来这块水稻田又变成了沼泽地。近几年，荷花村向着现代化新农村迈进，利用这块荒芜的沼泽地，建造了美丽的村公园、村文化礼堂、村文化广场。荷花村宛如一朵盛开的荷花，变得美丽动人。

我沿着宽阔的水泥村道走来，池塘四周绿树阴下安装着大理石凳，地面上绿草如茵。荷塘四周是用方块石垒砌而成，岸上围着钢管防护栅栏。辛劳了一天的村民，有的坐在石凳上纳凉、休憩、闲聊，有的环绕着荷塘散步或小跑，有的伏在防护栏上，指指点点地欣赏着池中绽放着的荷花。荷花对面一位小女孩，要她的妈妈对着池中一朵粉红色荷花拍照，她的妈妈拿出手机，小女孩歪着头，露出美美的笑容。

圆月悬挂天穹，圆月又是浮在水中。此时，荷塘的水清冽冽的，平静如镜。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荷花叶子上，泻在花朵上。碧绿的莲叶和花朵似乎被清洗过一般，“出污泥而不染”。四周薄雾浮起，荷塘像笼着轻纱的梦境。我边观赏边在想，如果荷花不长在盛夏，何显清凉？如果荷花不出于淤泥，何来高洁？

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少女，穿着绿色的裙子。层层叶子中间，零星星星地点缀着粉红色的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



地打着朵儿的，更像刚出浴的美少女。池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姑娘正向人们展示着自己，有的自然大方，张开了粉红的笑脸；有的腼腆娇羞，“欲见游人半遮面”；有的稚嫩内敛，小脸儿捂得紧紧的，严严实实的，不肯张开；更有内向怕人的，索性躲在姐妹们的绿裙下面若隐若现……成群的鱼儿在荷叶底下游得很忘我，任何路人都无法惊扰它们。

阵阵微风，送来缕缕清香。这时候，荷叶与荷花也有丝丝的颤动，本来肩并肩密密挨着的叶子间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浪。可见底下是清清的池水。公园不远处的

村文化礼堂传来了悠扬的歌舞声，好一派祥和、和谐的情景。

天空深蓝深蓝的，偶尔几丝云雾飘浮而过，夏日的荷花村，荷花池荷花开，伴着荷韵飘香的味道，渲染了夏季一隅美好清幽幽的旖旎风景。

皎皎的月光，细细的夜雾，淡淡的荷香，月下赏荷，要比白天更有一番情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现在，不如写成“映月荷花别样红”吧。

夏日的荷花村，荷宛若从千里之外带着一个甜蜜相思而氤氲放香的美好梦想和希冀。